詩經說約

詩經說約卷之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旣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孔疏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少皥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

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世家又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

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大全青州卽今青州府齊州卽今濟南府淄州今爲淄川縣濰州今爲濰縣棣州今爲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麟按叅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王克商蓋爲文武成王三世之師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

年、𦒿壽百二十六歲、丁公汲、又作伋、獻公哀公弟、又作哀公子、莊公購、又作嶽公購、襄公、即齊人弑之、而立其弟桓公小白者也、續考又曰、太公〇名尚〇而字尚父〇如召公名奭〇而字君奭〇周公名旦〇而字未旦也〇史記齊世家呂尚是〇己〇乃又有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〇謬甚〇蓋〇太〇公〇乃〇呂〇尚〇死〇後〇之〇猶〇以其〇為〇始〇封〇之〇君〇爾〇周〇之〇太〇王〇本〇號〇古〇公〇何〇吾〇先〇君〇太〇公〇之〇有〇且呂尚就西伯〇距太王之𦒿殆百年〇安有豫望其來之理也〇見留與余合〇而辨尤鑿〇

雞既鳴

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晩○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麟按言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襲之耳○不知疏自主序恐賢妃解○而集傳云敘其事○則古字可不用也○通解曰○就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妃○亦是曲為之說○其實只當云時之賢妃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也、
辯按集傳兩明字俱叶謨郎反○魯詩世學莫亡切○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六帖徐士彰曰不曰君之果於內而曰己之甘在同夢不曰以君子故增我而曰以己之故憎君其言温厚和平深可玩味說通蠅聲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鷄三號蠅蚋始交作又謂月出為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薨薨正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麟按集傳夢叶莫滕反衆詩世學音冥

鷄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閒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狃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

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四字凡戕本無

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錯○詩○大○指○如○是○

孔疏、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說文云、肩、三歲豕、肩相及者、本又作豜、音同也、

呂記、峱山、在齊之郊、

儇、緝、以子之便捷還然遭我於峱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儇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黨、以氣陵之之辭、

麟按子之還謂我儇即交相舉來予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於便捷本一串事我閒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予反歸功於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也凡一國止載數詩意思是如此 ○集傳儇許全反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麟按好應茂臧應昌各可意會然亦俱主田獵說○集傳道叶徒厚反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孔疏釋獸云、狼、牡貛、牝狼、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〇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〇既奠雁〇御輪而先〇歸俟於門外〇婦至則揖以入〇時齊俗不親迎〇故女至壻門〇始見其俟己也〇

孔疏釋宮云、門屏之間為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

[illegible]間、名宁、著與宁音義同、

【呂記】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疏義】紞備五色、曰素曰青曰黃、各舉一色而言也、

【通解】尚訓加、以瓊華而加於素之上也、則所謂加、非增益之云、

麟按集傳、著叶直居反、素叶孫租反、華叶芳無反、○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孔疏言尤耳

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爲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也○然集傳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以充耳兼瑱自是總名而纊紞解素非解充耳亦可免葛藤云○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本解充耳以素乎而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爲總釋也尚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尚之一句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呂記壻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六帖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瓊實、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辭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辭按此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亦

不謂事全不相因、語全不相應、詳義說非是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在闥將行也

說通日月皆回東方○昧爽而來○極昏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故也、

麟按集傳○明○亦叶謨郎反○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䃮按集傳○顛○叶典因反○令○平聲○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

孔疏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

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蓏、其外列藩籬以為樊、

嚴緝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

麟按此章語意頗似反興、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炤應、故雖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比不風則莫專謂風也、無莫大概之辭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第一句○第二句○另轉

大全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

說通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矚目也○

麟按集傳○懷亦叶胡威反○與懷哉懷哉叶曷月予還歸哉同○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綦、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呂記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亦○自○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大全廬陵羅氏曰、複下曰舄○襌下曰屨○下○謂底○

麟按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內有葛屨○士冠禮○屨夏用葛○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詩疏又云○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履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綦○說文云○系冠

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玉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

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冠系

有纓○其垂有緌○喪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皆見名物疏又按

禮書○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紘○

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餘謂之緌○集傳○雙叶所終

反○則今古詩東冬通用○三江轉用義亦然也○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

者必先告其父母○今舉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毛傳］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

［釋文］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縱、

［孔疏］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槃摩之也、

［嚴緝］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田、功不厭熟、縱横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

［疏義］此見治事各有其理○故用語相呼而爲興○

說通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先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與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麟按上章父母之命○此章媒妁之言○皆言取之以其正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極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馬、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寔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淫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脇、公死於車、摺與拉

音義同、箋言搚殺者、說文云、搚、摺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
正謂手摺其脇而折、拉然爲聲、變猶言殺狀、故言搚也、夫
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
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
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
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
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
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
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

前已反覆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説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説、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

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麟按小之可大。邇之可遠。集傳始上兩章頗自作針線。載弁通作戴弁非。

甫田三章章四句、

麟按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樂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山三、越岡五、是盧爲田犬也、

通解美與仁、俱當自田獵上言、美即便捷輕利之云也、仁與叔于田之仁字同、

六帖盧黑色也、

麟按晉詩世學亦云、盧與獵同、蓋獵犬之黑色者、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鬢好貌、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

六帖髮偲要見武勇意、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歸齊而從之

者衆也○

孔䟽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是鰥為大魚也、

大全筍、説文曰、曲竹捕魚、

麟按集傳鰥叶古倫反○馮嗣宗曰、按毛以鰥為大魚○次章鱮魴鱮亦云大魚則鰥特魴鱮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車也○盈車即鰥之尤大者○如今鱮亦有小有大○鄭氏蓋以盈車之魚必非筍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筍

邪○

○下二句重其從故又是一意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大全埤雅云、鱮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鰱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毛傳唯唯出入不制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大全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武夷胡氏曰、兩君相見、
享於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曰
會曰享、猶爲之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又曰、防魯地、
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
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衆水賦、

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說通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

儒崔銑曰、桓公夫、季友之祥、慶父之不肖可君象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符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於子之廢、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侍齊女之長、主王姬之佘、僕僕焉廿役于齊、益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行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者、痛父讐仇、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碏之臣、牽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麟按如仲鬼說則敝笱大魚之解尤信然莊公雖不幸遭

此○其罪終無以自解免矣○黄趙氏僕從云云○見後衛羑

章下○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孔疏、斯干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曰茀、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鞹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

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簟有革、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蔽、則茀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茀、茀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車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

鱗按疾驅發夕如急事然形容之妙夕集傳叶祥龠反革前曰鞎音痕通作艱誤也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瀰瀰、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孔疏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

通解豈弟本為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

麟按只與局脊不安相對。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

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嚴緝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在齊境矣、

通解汶水出弗其山、流合於濟、乃自魯來齊之路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翺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大全豐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畫見於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伎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嚴緝疏曰、曲禮注曰、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蹌、巧趨

貌、

通解此章昌訓盛、已備下文威儀技藝之美、益以次章名字互看知之、此句是綱領也、頎而長四句、威儀之盛、末句、技藝之盛、下可類推、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

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大全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孫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緜方二尺也、止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爲儁、故取名、○周禮梓人查皮侯棲鵠天子太䠶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侯鵠以虎爲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通解 此章亦首句爲綱、末句又總上威儀技藝而言之。

麟按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手而含諷無限矣展甥句亦贊辭如後人究詳之說不必謂又有微刺也明非齊侯之

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識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曾桓嘗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兩存之○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此本孔疏）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輯錄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嘗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見左傳莊公十一年、
大全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
有事於四方、
通解孌兮孌字、亦倣名字例、與婉孌之孌不仝、
麟按集傳○反○叶乎絢反○
猗嗟三章章六句、
武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
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
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

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

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
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益不可
考矣、
鄭譜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爲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
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譜、亦書著、下同、
孔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
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
也、爲受禪都於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

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還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呂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

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疏義 魏詩為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

大全 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

說通 詩故曰魏詩皆未滅時作

麟按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侯詭諸滅之、畢萬降於晉、為大夫、得食邑於魏、畢萬生犨、犨生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為魏文侯、

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為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擊之子、則梁惠王罃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為秦所滅、蓋自畢公國於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於此○呂相徙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晉擊城安邑○榮能大梁○故參攬大梁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但世次、則據子洽通略、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子犨、犨生悼子壽餘、廚武子錡、顆、壽餘生莊子絳、絳生嬴、嬴生獻子舒、舒生簡子取、取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桓子豹、錡生呂宣子相、顆生令狐文子頡也、又參差不

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通解]此章首四句截、儉嗇而褊急、不必分、蓋此詩本爲刺褊急、褊急都自儉嗇中來也、要襋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裳言、

六帖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者○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宜○獄○一○倒○意○奇○殊○佳○若作隱字格則淡然無復義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懸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謂之隱字○亦無不可○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按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黃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

麟按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本毛傳也○乃孔疏又謂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贊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卽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卽指助祭○似亦不以有舅姑與否爲別○又使遂服皆盡出褊急之意○服集傳蒲北反與襋叶○

○好人提提○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刺雎字）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爲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爲之、○此亦刺儉

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孔疏沮洳潤澤之處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

蘇傳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疏義此以兩彼字相呼為與後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麟按以無度反焰則言采其莫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無度通解云有歡有為多才多藝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孔疏公路公行○正是一官○變文以韻句耳○此公路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路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見垣一方者、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通解如英如玉○當自著於外者言之○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如英如玉聚岡則主容貌言也○英每叶於良者疑從草央聲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

麟按名物疏國語欒伀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

左傳、陳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爲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

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孔疏、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頹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麟按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殽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段是以事理之必至為與不必深求也又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轉既訴己之難懷亦望人之有悟況曰情詞悽惻表世之風黃曰國小無政意寓書表皆云

當矣。集傳哉將黎反、與其之思叶。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大全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麟按馮嗣宗亦曰、毛傳、棘棗也、此指棫棘而言、豳風八月剝棗、

乃是本草之大棗、非此傳所云棗也、然棘實而以為食。心憂而以行國。亦取借以發端。不重斥其種之美惡。罔極。縱恣如言狂行不羈之謂。

園有桃 二章章十二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適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惡之。間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思為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能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

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六帖 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哀世之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若以憂者爲非。使能警悟圖廻。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乎。

愚按詩可以觀。則此三條。亦各有使人惕然深省處。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

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予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毛傳旃、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云、帖父爲韻。予與已。止爲韻。下季與寐。棄爲韻。弟與偕。死爲韻。確甚。此六帖所不到。僭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音紀也。念祝集傳雖作兩層。欲父曰二字貫至末。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

来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麟按下文兄不行而弟行故知此詩是季作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来無死、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大全永嘉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麟按集傳皃叶虛王反

陟岵三章章六句

疏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麟按知此前篇所云無政亦槪見矣嗟乎時使薄斂是何人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

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嚴緝十畝○詩人情性之言○特甚言之○未必盡拘名數○

六帖徐士彰曰、桑者○只是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爲植桑采桑也○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外鄰圃也、泄泄、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麟按集傳○外叶五墜反○

十畝之閒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屬、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

其屬志蓋如此、

鄭箋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炤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

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嚴緝曹氏曰、四牡、檀車幝幝、檀木堅韌、鼓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疏義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

輯錄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令豫章城內有孺子亭、世皆景慕焉、由其屬志守義而然也、

大全廬陵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

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

六帖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自守之士○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倒○非○必○真○伐○檀○也○寘之河干○是言為其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跂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也○豈非矮人觀場○〇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甘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須○也○〇五不字見勵志〇許氏曰、此詩吟咏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尋繹他意○却有起懦激貪之趣○至於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深○一○層○即○此○便○是○〇孔叢子曰、吾於伐

檢見君子先事後食也○孫鵬曰、胡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也○

穈按稼穡亦實字也○此以實字為虛字○馮嗣宗曰、按禾即稅穡二稻也○三百廛似言廛中之禾有三百之數然亦只大概說○衆詩世學云、貉似狐善睡、爾雅云、貈子貆、疏、貈似狐、其子名貆、貈貉同也、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

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孔疏】若三百億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嚴緝】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

【麟按】集傳輻叶筆力反 ○ 馮嗣宗云、爾雅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然考爾雅有豕生一特之文則此特應謂豕耳上下章貆鶉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泛言獸竊謂宜從爾雅最是但云當有出而不知何書者是

孔非鄭馮亦偶誤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鷂屬、熟食曰飧、

[孔疏]月令修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說文云、飧水澆飯也、

[麟按]三百囷似亦言囷中之禾有三百又不必以秉把爲拘。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

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增釋] 樂土樂土意望料想之辭○

六帖○此詩託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爲尊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爲是○

[愚按] 魯詩世學○貫○俗作慣○顧○叶音古○集傳果五反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通解直訓宜者、久抑於此、得伸於彼、與之相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六帖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

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以見見并於晉之由。

詩經說約卷之七 終

詩經說約卷之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唐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

絳晉在今絳州

鄭譜唐者。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阸。其流乃被於今。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疏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

志云、唐有晉水、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
也、世家又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
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
此、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臼、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
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
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
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穆侯卒、弟殤叔
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
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潘父所

緡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郄立、六年、當晉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于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

嚴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大全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〇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〇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翼縣並隷山西

蟀按魯詩世學引韋貢李氏云成王五年伐奄滅唐〇九年〇

封叔虞為唐侯○然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二十一矣○當無削桐之戲○通鑑又云封唐事在成王五年○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郤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

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遠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孔疏李巡曰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璣疏云、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

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歲未為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疏義 却顧顧其後也〇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以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過於為樂、如此好樂瞿瞿、言善於為樂如此、

通解 憂深思遠、方樂遽戒、朱子推此詩人之意耳、語氣只將折相承說去、職思其居、但就衆說、不干狩獵蠶桑事、注內終歲勞苦句可見、好樂無荒、只是承上句說來、職訓主也、謂我之所主

也、蓋能思其職之所居、則樂自不至於過矣、注內使字、勿作用力說、不甚重、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亦不可作法古、只是如良士耳、瞿瞿不在衆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

麟按集傳○居○叶音據○字彙音句○鵲巢與御叶○易雜卦傳與著叶○俱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

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疏義 動即勤勤動之義、
通解 蹶蹶只是勤力之人、不以專以衆言、
麟按說通、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此與仲恭同解、同妙、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高○集傳邁叶力制反○外亦叶五墜反○今韻書外在九泰本與膾噦兌沛等為叶○邁叶邁字彙音利○

○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康、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鄭箋 役車休、農工畢無事也、

孔疏 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

嚴緝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
却圓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
講意各末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
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職思其外
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蹶蹶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
中亦有行行中亦有思意末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慮內便有
安意而休休內亦有思憂者存須各如此熔應看
麟按集傳慆叶佗侯反字彙音偷○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為事
故名車為役車禮書云役車牛車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令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

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麟按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疏義亦曰○此亦有字相呼為興○然始○集傳三則字即此詩直興到底與佗處不同○蒙引曰以山隰之所有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語意方完○○榆之類凡十餘種○樞為刺榆○則榆正總名也○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枌亦榆之一種○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而集傳因之○此讀爾雅不熟爾○嚴緝曰○漢文帝贊○衣不曳地○曳

○婁○偷游娛適之意○孔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也○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而牽聚於婁亦云○又陵如切音閭牽也○故朱子從毛傳曰婁亦曳○補傳乃曰婁者曳而至於弊壞也○看作僂裂之後亦為穿鑿○六帖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亡為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不愈戚乎○讀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頻蹙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通解 廷内、為樂之所也、鍾鼓、為樂之具也、

講意 洒埽、有延接宴飲意、小雅云、於粲洒埽、陳饋八簋、

麟按 杻、龜詩世學云叶女了反、似捷、集傳即欲驅一詩以就女九、頗多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通解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八簡弗字例看○勿作疑詞○

六帖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之意○

麟按集傳人多憂數句○坦叔頗駁之○然亦不必拘○或只略去人多憂則覺日短二句○但說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亦自無不可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六帖顧大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語、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嶢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于、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嶢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孔疏】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縣

疏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爲領也、邢特
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
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
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
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
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
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
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

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從、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

【蘇傳】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

【疏義】鄙晉之衰○喜沃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衮、衮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
及爵弁之中衣也○〇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
自絶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
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强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益不必淫刑
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
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維屬也○
通解素衣云云、如一旦以黄袍加身之意、然觀注欲以是未然
事○以是從之○冀其免禍而無危也○

〇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孔䟽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麟按集傳○繡叶先妙反○鵠叶居號反○憂叶一笑反○魯詩世學
云、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則不知何據、
揚之水、白石鑿鑿、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鑿鑿、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
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
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
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

不言所謂哉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嚴緝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麟按潘父既弑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則當時亦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骨從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曰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鱓又弑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郄是為鄂侯郄子光立是為哀侯鱓之子稱又弑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弑五

君曲沃之罪莫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擁戴即衆不附沃久而彌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焉何貴於其民矣

此詩不必從序曰刺昭公然作國人語若以美桓叔又不可也大段載此即見晉勢已失而桓方盛民情大可慮耳詩繹於椒聊云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兩篇意略同云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

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嚴緝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

六帖碩大、言其盛彊氣勢○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通解如篤公劉之篤○

六帖氣勢深厚鞏固之意○

薛按陸農師云○兩匊爲升○然呂氏云○二升爲匊○廣雅又云○一升爲匊○未知孰是○呂記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

特精○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

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呂記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嚴緝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嫁娶用仲春○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疏義彼爲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爲興○爲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也○

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奈此良人何○猶唐詩所云東方

未明奈樂何也○

六帖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

麟按集傳○天亦鐵因反○與人叶○與泰離一例○

何、○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與也、隅、東南隅也、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

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麟按集傳○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逅叶很口反○字彙芻音帚○

芻○草又刈草也○說文包束草之形○隅音偶○名物疏云○爾雅釋

謂之芻。祭紂。王執芻。注。藁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麟按集傳。者。叶韋與反。魯詩世學諸與切。
綢繆三章章六句、
大全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之杜、有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皃○踽踽、無所親之皃、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嚴緝王氏曰、湑、潤澤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

木易枯、有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陰、而葉猶足以蔭其本根、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也、

說通　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踈薄○恐礙下文曰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

解　按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句○又一體也○杕字○焰○獨字似正而湑○湑○焰○踽○踽○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 ○集傳○焰○父○扶雨反○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

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嚴緝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麟按集傳。姓叶桑經反

杕杜二章章九句。

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轉韻之後。如將仲子兮。溱與洧。有杕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若首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苓之類是也。

麟按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湑踽父比佽為一韻也。麟初意只疑比佽二句自為一韻如椒聊之例。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袪袂也、居居未詳、

孔疏玉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袪皆為袂、故以為袪袂也、裘身為本、裘袂為末、

麟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為主。通解引朱子舊注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理亦從刺○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究○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居○居○敖○很而無相親之意○未二句○當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以子故舊○不忍去耳○較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風○猶○為○厚○也○集傳○袪居故三字各為二反○以故叶○孜○乎○似○捷○欵○袪○叶○起○據○以○就○故字遵大路已見之矣○且○居○叶○斤○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隨○理合○毛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鄭曰○居○居○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疾苦○俱似說他倨敖○自訓從者○猶○俗○云○從○我○面○上○如○

此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嚴緝究究猶察察也爾從我衆人究究然苛察

六帖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韓按集傳好叶呼候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

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盬、不攻緻也、藝、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比意　讀征○　此下另轉勿連上文

孔疏鴇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蘇傳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

麟桉此詩諸家解家皆非蓋只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一而字遂謂比興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誤也大義有比皆興下文不相照應但寫正指於寄託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鴇羽而乃集于苞栩正是說不便勞皆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然乎通解云此比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例更為可笑今須說者但於比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讀住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

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呂記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呂記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麟按說文曰、鴇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鴇羽三章章七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

之○意○字○妙

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
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封
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
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
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
乎絶矣○嗚呼痛哉○

【嚴緝】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
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
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

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惡栽○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寵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盧龍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劣

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屢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以命武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温公論三家之事。以爲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書以爲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

[解頤]春官典命及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游、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辯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

辯說、朱子辯論詩序得失作也、附大全、下同、
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霸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爲韓魏趙
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
爾反爾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
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疏、箴纓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

大全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

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麟按荆公此言。嗣宗以為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叶韻。如。良。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存。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

已也。但繇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麟按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實說。曷飲食之。有不可冀望之意。正好之深也。六帖好與食叶。頗不得其解。畢詩世學六好。叶何計功。稍近。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

○麟按此反興也。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下二章同。集傳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麟按集傳○夜叶羊茹反○居叶姬御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

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爲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通解箭今曰隰有苓埤雅曰苓生於隰。

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隱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麟按未可遽以為信就人言言之也無遽以為然就聽言言之也亦在四句截住方不重疊○未可遽以為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來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埤雅

人曰。苓即今甘草。書生下澤。集傳蘺。叶與因反。信叶斯人反。
未可論理。無遽論事。故當有別。胡得馬。集傳曰。造言者無所
得。是有力語。一統志云。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二
十里。正是晉地。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大全埤雅曰、葑生於圃。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

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孔疏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如本紀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

皐子、皐陶之子伯益也、然則皐陶大業一人也、本紀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為諸侯、其女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皐、旁皐生大几、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
王欲以為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
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今其後世
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
封之事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
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
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
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周避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

岐以西、如以鄭言、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

言與本紀異、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

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德公

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穆公

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

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
大全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死亡於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畿可以不東、戎雖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

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務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容是恕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

興、不待他日而其眎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釋文〕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奄人、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孔疏〕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舍人曰、的、白

也、顙、顙也、顙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轔按集傳顛叶典因反鄒詩世學丁因切○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毛傳陂者曰阪、下濕曰隰、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歎慷慨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嶽緝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〇隴見君子則與之燕飲相
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
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發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
安能已已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
大全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
以為興也朱子於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麟按如劉說固足同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與鼓瑟平竟
實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〇董集傳叶地

一戾。衆詩世學提言切。○六帖、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蔽綽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蔽綽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麟按六轡在手○今解只照集傳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勝○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言驂馬之兩內轡也○辞見小戎○狩集傳叶始九反○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獻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六帖次章是一串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意、宜圓活看、

鱗按疏義本春秋獻鹿豕之下、下之類之上、有羣獸二字、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田則鸞在銜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疏義驅逆之逆、迎也、謂與禽遇也、騎擁田犬、騎、去聲、擁抱也、言騎馬之人抱田犬也、

六帖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疊○說○去○細玩本文自見○大氐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脈絡○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粲

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不宜專論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為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為多要其大都全要認取韻脚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闔與開叶鍊與騎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將遊於北闔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大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為一節四句對說為是若以四方為頭王國定時靡爭為對而歸重於王心豈為無見放決排詩人之旨也自韻學久廢感用吳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穿鑿千古絕

響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來遂無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亦復安足怪乎

麟桉此等子常與麟私爲獨悟而文定先之佳爲文徵既歎實獲今更一一拈出與天下共見有未周者則類而求可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
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
則軫深八寸、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
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
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
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於中而執之、所

以刺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頸、閩家本作頭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

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也○

六帖此車舊叶圈非、近楊用修所著古音略云、細味數四、當作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轔為一韻、驅續馵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讀詩至此○可解頤矣、其驅音去○續音緒○馵如字○玉音裕○屋曲如

字愚以謂若只如此叶順亦未便可解也此為秦人詩當省秦人語音收輙一韻驅續玉馬一韻不待言矣屋字其音烏上聲曲字去聲今曲逆縣人人知讀如去遇何由得為一韻蓋屋字與歡雖隔句用韻不關本叶而曲則與驅續馬玉為一韻止是兩換韻耳若以屋曲作一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玉屋曲并是一韻而驅馬難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強叶驅馬二字為入聲誠然無為用修則一章之中半用北音半用南音以此勝彼其與幾何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常終古不變古人為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本子呷唔止是用其方

言。稱情而作。若了此音。便能宛轉相通。並無窒礙。何須用叶。令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强爲之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一種韻書。出於方言誤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田夫牧豎。皆能閑誦。用以作詩。豈有此理哉。訛以傳訛。莫之能反。如用修者、博及羣書、自立門戶、後生所服膺、而猶未能深解此義、可爲扼腕也、又五方之音、各自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變、亦未可相非、若細求之、則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雍荆楚閩越、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主、局於而偏、加以識字

雜出、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嘗怪嚴君平揚子雲輩、從輶軒使者求異域方言、而近時有欲變八閩之音、從中州之韻者、以古況今、一何寥絕、啓自癸歲、竊見此義、欲著一書、就正於當代通人、後來作者、庶幾一洗千古、而困於公車之業、遂逡巡數載、厥圖未遂、然自恨黯淺、自非更讀數千卷書、涉數萬里路、未便可率爾下筆也、聊述其意於此、

麟按此章規制。集傳備矣。音叶。六帖精矣。廣而引之。以証其所未明。而又不勝引也。則姑逐句。依集傳。而約略增釋之。小戎俴收。舊說曰。小戎為主。貫下非也。小。戎。故。俴。收。義。相。因。耳。小。戎。取。

行不取載故軫用僕此句車軫之制也五楘梁輈輈不梁則無
以便服馬之進退輈梁矣其木易橈不墜故以革量其輈為五
停而束之木與革相間是文章歷錄也此句約衡之制也狀收
韻既叶輈而輈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意稍遠軫也
兩句當一節游環脅驅陸聚岡云服馬四轡亦貫游環之中然
兩驂在外易軼尤為難制故集傳本注疏獨以驂馬外轡言有
皮限隔服馬亦不得出而脅主服驅主驂以動靜為義止入意
多也此句馭驂之制也陰靷鋈續陰訓揜軓羅氏曰軓在軾前
蓋車軸端而板三面橫側揜之鄭氏又曰揜軓在軾前似揜軓

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剎而不重揜靷剎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鋈飾之一字一義而又四字共一義此句驂馬引車之制也驅續俱去聲而事皆禁驂兩句亦一節文茵暢轂解易明連駕我騏馵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騏騏文也則馬之色青黑者溫其如玉言其平日平易可親不主德說亂我心曲又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也、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釋文軜、音納、內也、

孔疏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騮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騧馬驪馬是其驂○謂為外驂也○其車上所載

○違○絡○亦○佳○

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鋈金以爲觼○軜之於軾前○盾○以○木○爲○之○而畫龍○鋈以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今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軀○內轡不須牽撓○故知軜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觼也○

麟按說通云○軜驂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甚朋○然因是而思前輩集傳云○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則靷卽指環○爲一物耳○孔氏乃云○以環貫靷○游在背上○

故謂靷環。嚴氏復云。游環者。以環貫驂馬之外。游移無定處。不豈靷在環中。轡亦名靷乎。此葛藤亦望明眼人利刀斬之。無為纏也。體環有舌者。往見顧仲恭文。似言以舌為限。則兩轡不混。歟。其巧絕。而究體之制。不云以皮。此文具載文徵中。但辭為此纂不簡。前書多以意臆。量恐成見為惑。亦案頭偶之。不復揩畫。大致頗然。又適自笑耳。○此章凡四轉韻。阜手一也。中叶諸仍反。驂叶疏簪反二也。合軜如字。邑叶於合反三也。期之四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禮作䩛、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孔疏 俴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厹矛○以白金爲其

錞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條理）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韔二弓於韔之中○以竹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矛銳底曰鐓○平底曰錞○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也○干櫓伐皆盾之別名○膺○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

「疏義」厭厭○安也○言其安重○

「大全」廬陵李氏曰、秘狀如弓○

「六帖」伐中○坟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辯撰集傳」錞○叶朱倫反○苑○叶音盌弓○叶姑弘反○初疑此章一韻

也○六○帖○乃○分○章○錄○苑○為○一○韻○而○脣○亏○膝○輿○音○又○一○韻○始○知○前○六○句○欽○范○用○處○自○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孔○疏○欽○置○先○巳○不○刋○也○然○則○文○定○所○云○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者○豈○不○益○明○而余文徵中尚有執一滯二者○安得如往時同子常常聚一室○為之是正邪○且四月天如過余○極賞是書○以為獨絕○不數日遊○矣○雖將來閒有一得○向誰告語○換卷於邑○亦豈但神傷而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

遡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言○濮○而○其

通解此詩以水大為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二句出莊子秋水篇○謂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也○至四句截○在水一方○與我各一方也○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皆要見不可求意○

六帖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也

說通遡洄四句是往來語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毛傳湄、水隒也、

孔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山云、重甗隒、隒是山岸、湄是水

岸、故云水隈、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然則坻是
小沚、言小渚者、渚沚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呂記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
疏箋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
麟按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亦佳語、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
渚曰沚、

厭緝白露未已、亦言未爲霜也、

麟按集傳采叶此禮反、涘叶以始二音、右叶羽軌反、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蘇傳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
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疏義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
備之義故以為興
麟按上二章最是集傳梅叶莫悲反裘叶渠之反哉叶將黎反
俱二句皆下一韻脚渥丹丹字非韻也則六句為三節而興亦
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耳集傳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是詩解
而非詩理求如寔中設景覩卜之例斷不可從○如通解講意
等皆欲以有條有梅興有服有容則語氣至五句止而末句總

承之此必詩無音節章句則可耳子由之後僅見克升而祭為莫去纂述之學又烏可造次也

○錦衣狐裘孔疏云諸侯惟在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而禮書謂是燕服即常服耳禮書似勝也觀集傳只言諸侯之服可見爾雅梅柟蓋木似豫章者非標有梅之梅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疏義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黻○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通解玉藻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麟按此亦當以終南之有紀有堂○興君子之有衣有裳○雖黻必在裳○而衣既大名○黻衣繡裳○不妨開說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將將說○言佩此玉於無窮也○兩己相戾○孔安國尚書傳又作兩己相背○賈公彥曰○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黻象作弫○亦爲似亞而非亞○且字彙無亞古弗字之文○疑古弗字本作弫○云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惴惴○閩宋本作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

易之矣。

疏義 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爲與。

說通 詩作於巳殉之後。故稱穆公。

辨按 集傳皆願百其身以易之。如。言。化。一。身。而。爲。百。之。意。是。只活語。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爲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俱版。不可從。〇六帖此章亦三換頭。棘。息。特。一也。穴。慄。二也。天。人。身。三也。集傳。穴。叶户橘反。天。叶鐵因反。

〇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

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呂記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

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孔疏舍人云、晨風、一名鸇、摯鳥也、郭璞曰、鷂屬、陸璣云、青黃色、

燕頷勾喙、獨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

〔嚴緝〕禽經云、鸇去來有時

〔疏義〕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說通〕如何如何疑怪之詞

〔麟按〕興亦至四句上末見二句言憂在我如何二句言忘在彼也另說忘我實多只似言忘之久久可因癸彥語入爾貴忘我賤意欲欽為敬故以狀不忘用字之妙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孔疏王肅云、言六駁據所見而言也○陸璣云、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駁馬、

疏義山高隰下、則有櫟與駁、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為興、

辯按苞言叢六言數各上一字為虛字也靡樂猶今俗言没快活之意○櫟集傳叶歷各反○駁邦角反就駁字註疏讀詩記詩緝

本○俱作駁○音剝○疏義以下始為駁耳○字彙於駁○止云馬色不純○於駁○乃云獸名○如馬○鋸牙○能食虎豹○與毛傳同○則詩必初為駁○而後訛為駁○既訛為駁○雖謂梓榆亦宜也○但爾雅○駁○赤李○又不聞為梓榆○晨風六駁○疑於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

而與師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孔疏玉藻云、纊為襺、縕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襺也、

疏義我有縕袍○乃與爾共之者○非為爾之無衣也○居有仇讐○益

欲與共鄰耳○市恩結死○以為居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
通解相結於無事之時○正欲相救於有事之日○文意自相照應○
與師乃未然事○不可專就西戎言○只泛言內難外侮意為是○同
仇是我赴敵而汝來嘗後至○子死難而我未嘗却走意思○非周
禮謂人之所謂讐也○
麟按集傳袍叶步謀反○會詩世學蒲謀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
六尺、

疏義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麟按集傳。澤叶徒洛反。戟叶訖約反。象詩世學。作。叶子力切。則各有取爾也。○說文云、澤、袴也、亦作襗、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用六尺。裁覆胸背。言羞鄙於袒而爲此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

麟按集傳。兵。叶蒲茫反。行。叶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大教。鼂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〇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顙一頓首。今人簡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

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黄、四馬
皆黄也、
大全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
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
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攷、此但別其舅而懷思
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疏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故知瓊瑰美

石次玉

嚴緝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舅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

通解此詩只平平敍其送之之地贈之之物思之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麟按集傳佩叶蒲眉反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

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
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
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
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
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
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
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
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疏義魯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

於我乎、有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升監毛閩宋本俱作斛）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嚴緝謂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不飽又不特無餘矣

麟按兩章俱在三句截集傳簋叶已有反飽叶補苟反此章亦用于嗟乎不承權輿結者乎與輿亦自相叶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

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嚴緝由伐木而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陽浮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